

目录

读预科的日子	2
预科女生西贝	12
我的中国邻居	19
灰头土脸话打工	26
“私塾”里的值日生	33
——第一次打工经历	
穷学生的大老板情结	39
我所了解的打工现状	46
高校毕业和绿卡计划	52
放血记	57
对爱情说一声难	68
第一印象	72
初来乍到要做的几件事	76
CC的签证和律师咨询	86
请把握第一次选择	95
——谈谈选择语言班	



TingWoShuo

学习和德国人交往	101
他乡客居多感慨	111
赴约与送礼	115
我看德国电视节目	120
社会交际与文化生活	129
找一个合适的居所	135
房东家的狗	146
左邻右舍的眼光	151
精致的生活,粗糙的胃	156
——从一日三餐看德国饮食	
品酒论国风	161
——说说德国的啤酒与葡萄酒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读预科的日子

“早日考进大学”

从来到德国的第一天起,我抱着“早日考进大学”的念头,日夜努力奋斗着,像个秀才般寒窗苦读。在开头的一段日子里,承受着学习的压力,加上独自在外,人地生疏,远离亲人,生活的感觉非常不爽。

在等待预科入学考试的日子里,已经进了大学、在学海里沉浮了多年的朋友们,除了激励我好好准备考试之外,说得最多的

话,恐怕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当时很不领情地回了他们一个大白眼,心里在嘀咕:

各位大哥大姐啊,你们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只会说说风凉话!

德国的大学看不起中国的学历,不喜欢和你进行“等价交换”。中国普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统统只被他们视为高中生。要申请德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必须是十二年制高中毕业,参加过高考,而且在大学至少已经修业两年。想申请参加大学预科

波恩大学主楼



听我说
一个中国女孩在德国

2



班的中国学生,必须是高中毕业,高考进入大学,并修业满一年。只有上海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四所与德国大学有合作项目的学校的学生,这项要求可以松动一下,在这几所大学修完一年课程,即可

直接申请德国大学。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还不能直接进入学校上

2001年圣诞前夕,在波恩



课,必须先要过一道语言关。

两年,只有两年的入学准备期啊!这个时间算长不长算短不短。在国内上完大学的人来德国留学,要拼死拼活地考过 DSH,才能正式进大学上课;在国内还没有上大学的,以及只读过一年半载大学的人,两年内除了学语言,还必须修完为期一年的预科。

对于每个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说,入学准备期的每时每刻都紧张得像是在打仗,更要命的是,这还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持久战,不是一天两天能结束得了的。因此,享受生活这种奢侈的事情,在睡梦中也少想为好。这些已经在大学就读的前辈们,想必也有过此番经历,可他们怎么就能这么快地好了伤疤忘了痛,无关痛痒地在一旁嚼嘴皮子呢,真是不可理喻!

即将正式进入预科学习了。头一天,我还沉浸在金榜题名的



喜悦里,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却陷入了莫名的悲哀之中,突如其来的空虚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同样是刚刚摆脱了紧张考试以后的真空期,在国内,高考后我还能拉着同学去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不知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了。

我一直自以为考上预科,就等于踏上了另一个社会,成了真正的留学生了。其实不然。在预科课堂里,德国学生自然是一个也见不到的,他们十三年制高中毕业,直接进大学,不需要预科这一个阶段。预科班里,除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教书先生是大学里派过来的,其他的情形和语言班时没什么两样。至于这些预科学生的身份,也有些蹊跷。用我们校长的话来说,预科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孩,经常会被人家当做皮球踢来踢去。说说是大学附属的,人家大学又懒得管你。我们在大学领的学生证,过着却是与中小學生同一时间的公立假期,而参加的保险还只能是语言生那样的私人保险。

这种感觉说有多怪就有多怪了。就连出门办事,自己都得长个心眼,生怕不太懂行的人,把你错归类为语言生。然而,在对外办事时,一再声明自己是大学生,不仅看似有些多此一举,自己更觉得有点名不副实。还大学生呢!就连投的保险都不是大学生必须参加的国家公立保险。

不过,并非全德的预科都如出一辙。德国的教育法规是由各州的教育部门自行制定的,一些规定细则不尽相同。这一点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反映得最清楚,上面会写上按照这个大学所在州的教育法规第几条第几则的规定你被录取了的字样,好像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学校只是遵章办事而已。

老师真是得罪不起

第一天坐在预科的教室里,大家认认真真地听班主任念规章制度。还没等她念完,我早已是心凉了半截。

制度规定:每天不准迟到不准早退;每节课都要考勤,预科的校长直接掌握着每个学生的出席情况;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按时上交,这关系到你的平时成绩分;上课时,你最好从开学一直到学期末,还坐在第一天坐的位置上,以免点名时被漏掉(说不定,班主任哪天心血来潮,还会强行给你安排同桌);一个月旷课超过二十课时,就会被踢出预科……搞什么呀,简直把我们当成了小学生。

开头几天,大家还比较守规矩,时间一长,情况就有了变化。坐在预科教室里上课的各国学生,年纪都半大不小了,自然也不

会像小朋友那样,乖乖地听从校方的要求。而做事一向谨慎的中





国学生,也不时会流露出他们的圆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什么样的清规戒律没有承受过?在我们眼里,老师个个都是纸老虎,那些所谓严厉的惩罚,也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看见谁真正挨过罚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老师来说,学生的成绩是最重要的,成绩好的学生,一切大过小过都能免去不谈;成绩差的嘛,那最好还是乖乖的,不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了。估计天底下的老师都是一个心思,德国的也不会例外,只要令人满意的成绩摆在那儿,也就不会有什么人来对你管头管脚了。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老师对学生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来上课的人,只要第二天递上一张医生开的病假条,也就没事了。也许,有可能是忠厚老实的德国老师们,实在没有遇到过这般狡猾多端的学生,才会如此容易地被骗进。当然,多数的学生平时缺课,也只是偶尔“小来来”,贪图的只是混个轻松学习轻松生活。可还是有一两个狂妄之徒,错把老师当成傻子,认为踏进预科就等于上了保险。他们的想法是,不论怎么样,预科总是会毕业的,大学也总是有得读的。

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日子。先是听闻,上一届就快预科毕业的学生里,有个中国学生,旷课一个月,来考试的时候,还没进考场,就在门口被告知已经除名了。据说,此人此前也是按照校规,给老师递了假条,含糊其词地说是去陪伴来德国探亲的母亲,然后也不等校方批准,就自说自话地走了,一个月没来上课。校长明知其中有诈,也不当面点破,既然你是含糊其词地请假,那我就来个糊里糊涂地把你开除,连一个申辩的机会也不给你。

之后,班里一些“劣迹斑斑”的学生开始心存戒备,行动上有所收敛。但还未等他们来得及闻风收拾残局,各式各样的警告信就如雪花般飞来了。事后,我们那位多事的班主任每次上课点名,还不忘提醒一下班中的各位“危险分子”,搞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都在私底下小心翼翼地点数着自己的罪过,唯恐有什么地方疏忽了,被记在老师的账本上。

哎哟,德国的老师真是得罪不起,表面看似糊涂,其实心里一本账算得清清楚楚。

德国的预科,有为申请不同专业方向所开设的课程:T课程,为技术、数学、自然科学的学科;M课程,为医学、药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W课程,为经济、社会等学科;G课程,为德国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学科;S课程,为所有语言学科(德国文学除外)而设的课程。

一般的中国学生都是雄心勃勃,不是将来打算读有关信息通讯的专业,就是直指名校的BWL(Betrieb Wissenschaft Lehre)——企业管理,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读T课程或者W课程。

T课程被我们公认为在所有课程中最容易通过认定考试(FSP,Feststellungsprüfung)的。除了德语,T课程要学的只有数理化,而它们对德语的要求相对于其他课程又不是很高。W课程由于是针对文科的,国民经济、社会学什么的,这种要搞点文字游戏的课程对德语要求很高,另外还要加一门英语,整天对长篇大论进行德译英、英译德的,有一定的难度。尽管我读的是T课程,但平心而论,W课程的“1分”较之T课程的“1分”,含金量可要高得多了。



总的看来,在预科里规规矩矩读书,并能读得进书的学生,虽然被管束得感觉上有些累人,但在学习上不会觉得有什么别扭,轻轻松松地就能拿个优秀学生。然而,真正的大学生活据说远非如此简单。

头脑发胀的“研讨”课程

大学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Grundstudium)和专业课程(Hauptstudium)两个阶段。基础课程一般规定四个学期修完,通过一个“阶段考试”(Vordiplomprüfung)后,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各科系都有必修课与必须取得的自选课“修课证明”(Schein)。集满一定数目的“修课证明”,则是参加“阶段考试”的通行证。“阶段考试”时,学生往往必须做个口试或书面报告,或者做个笔试,得到认可后,才可以拿到专业课程的注册资格。

别看这薄薄的一张“修课证明”,简直可以愁死一大帮子中国留学生。波恩大学信息系那个号称德语接近母语水平的少迩,据说与德国邻居斗嘴都不打格楞,他第一次雄心壮志去考一门课的“修课证明”时,就被凄凄惨惨地打下阵来。具体缺在哪里,我们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通知考试没有通过需要补考的那天,我和集人的手机都快被他给打“爆”了。他在电话里,一会儿满嘴上海本地粗话,一会儿大呼活不了了。看来由于这一次考试,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了。

如今又是两个学期过去了,少迩已经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可听说让他脸面无存的那一门的“修课证明”还没有去拿下。也

许,他是想争一口气,等那个批他不及格的教授再教这门课的时候去补考,以证明上一次的无辜。可是波恩大学信息系有 20 多个教授轮番给低年级学生上基础课程,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少迹一雪前耻。

另一个让中国学生头脑发胀的东西是“研讨课程”(Seminar)。

德国的大学常见的几种上课形式包括:讲座课程(Vorlesung),入门课程(Einführung),练习课程(übung),研讨课程[(分初级研讨课程(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程(Hauptseminar)],实习课程(Praktikum)和辅导课程(Tutorium)。

讲座课程大都是大课。一个教授在大课堂里,面对上百个学生侃侃而谈。一开始上课,有人对教授讲了些什么听不懂,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一个学期下来,还是听不懂,可就不正常了。这种最常见的大课,一般都安排在大清早。如果听的人多,还需要早点





去占前面的座位,坐在后排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实习课程,在专业课程阶段或者理工科的科系里是很常见的。辅导课程,则是高年级的学生指导低年级的学生熟悉练习及作业。入门课程、练习课程和研讨课程,都是属于要求老师和学生双方互动的上课形式。

所有课程中,以研讨课程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个上面“死”的人最多。研讨课程就是各位学生根据这门学科的内容,自选一个主题,脱离稿子作报告,报告结束以后,再接受教授和同学的盘问。

研讨课程对语言的要求相当高,如果一个学生上台讲述,说的东西别人听不懂,那就有些麻烦。特别在最后自由提问的时候,那些提问都是即兴的,如果回答得不能令一些挑剔的同学满意,或者根本让人听不明白在说些什么,那种场面是十分糟糕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即使顺利地通过了同学这一关,要想让教授说出赞扬你的话几乎也不大可能。只要报告结束之后,教授对你没有什么问题提问,那就是大吉大利了!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办法还是有的。比如说,可以用英语来完成你的演讲。特别是对于电子信息这类学科的学生来说,日常的学习里英语就占了很大一个比例,有些课程甚至就是直接用英语来教授的,因此用英语来完成某一科的演讲,是完全可以的。用英语讲述较之德语,演讲者的难度就一下子降低了许多。相反,德国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也不敢自夸,所以懒得提许多问题来为难演讲者。

当然,关于大学的课程种种,在读预科的我还只是听说,没有亲身感受过。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预科毕业是在年初,由于我所修的信息学各个大学都是在冬季开学,以至于我有了一个悠长的假期。五月里,我收到了几个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即将跻身于大学生的行列了。在卡尔斯鲁厄读大学二年级的表姐,偶尔打来的慰问电话,也是在着急地催我,要好好选一下,究竟去哪个大学。我最终选择了去以理工类课程见长的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

也许就在明天,那些做不成大学生的烦恼与唠叨,会被我毫不在意地抛到了脑后;也许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又会陡增了一大堆让我愁白了头的烦琐小事。那如同天书般的专业课本,那众人注目的沉重压力,还有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大小考试,都是一个个难过的坎。

哎,漫长的大学阶段,有得让人忙乎了,可怜我的青春啊。

也许国外的大学都是如此这般,只是我孤陋寡闻,没有涉足过世界各大著名高校,才会在这里大惊小怪,向大家讲述德国大学是如此如此的与众不同。作为一个留学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清楚,能在德国的大学里就学,到底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受罪。

不过,无论怎么样,世间万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预科女生西贝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看见西贝,是在波恩大学预科入学考试的考场上。那时正值预科校长作完考试前的演讲,紧接着是填写表格。个人资料、住房申请……各种各样繁琐的表格铺天盖地飞了过来,要求我们当场填写好。就在大家手忙脚乱左顾右盼,操着各自的母语问东问西的时候,忽然听见前排有个女生很大声地在问监考老师:“这么随意地坐位子,怎么能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口气很冲,气势汹汹地像是在质问。那听起来让人颇为费解的发音像是亚洲人,说不定还是个中国人。

我很好奇,

停下手中正忙着的话,抬头朝前排张望。只见一个身材瘦弱、梳着两根细细的麻花辫的小女生,坐在位子上费力地挺着



身子,手中执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一边说话一边还不自觉地戳戳点点,那副义正辞严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对考试各项程序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才



有闲工夫折折纸飞机开开小差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是有深藏不露的高手能如此地镇定自若。

开学的第一天,意外地发现这个小女生和我是一个班,说她是小女生似乎欠妥,提及年纪,她整整大了我一年,骨架也不算小,手掌一摊开比我的还大上一圈。可就是瘦,皮包骨头的让人看了心痛,泛黄的头发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班主任老太太一天看见她,就拽着她的细胳膊大声嚷嚷着:“西贝,你太瘦了!”还好班级里中国学生有一大帮,若只有西贝一个中国人的话,难保多事的班主任不会借题发挥大谈中国人权。

一开始以为西贝是不舍得吃,如同许多深知父母辛苦,一味省吃俭用的留学生那样。相处久了,我才恍然大悟,根本就是小姑娘挑食又爱吃零嘴,孩提时养成的恶习日积月累,才修炼出她今





天的模样。此外,消化系统不佳也是她的难言之隐,普通的奶酪就足以让她羸弱的肠胃闹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所以在吃的方面很挑剔。平时午餐时间也从不曾见她涉足大学食堂,顶多坐在教室里啃啃干面包饼干什么的。

不愿按部就班

正式开始上课了,小女生西贝的过人之处才渐渐显露出来。数理化成绩好那不稀奇,中国学生在德国老师的眼里,个个都算得上是优等生。令我佩服的还是,西贝在德语课上不仅能对答如流,还能不慌不忙地和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有时会争辩得面红耳赤。说句心里话,和开口噤里啪啦不打顿的德国人交谈,我是一直心有余悸的,一紧张说出来的德国话就不顺了,因此在气氛激烈的场面,我尽量避免开口,在旁边当观众。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的第一学期即将结束。与此同时,第二学期的学生正焦头烂额地在为认定考试作最后冲刺。由于第一学期的各课分数不计入最后的总分,同学们心态平稳,笃笃定定地在混日子。可是,我们班里就有这么几个人,不肯乖乖地按部就班地升入第二学期。一个是德语免试的上海男生集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西贝了。我们想提前将有些课的认定考试拿下来。

集人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本来就是天资雄厚,加之德语免试,拿个0.7(最高分)绝对是囊中之物,他想早早结束预科的全部考试进入大学也是无可非议。我呢,觉得试试也无妨,计划先解决掉数学物理两门强项,下个学期好集中精力,慢慢修我的德语。西贝

只打算考物理,她的理由听上去就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她说不喜欢上物理老头的课,只要考过了,就不用天天干坐在课堂里,听老头谈山海经了。

我们三个人使出浑身解数,迎接让人精神振奋的认定考试。

考试那几天,除了本人受上天“眷爱”躺在医院里养伤之外,集人和西贝都在考场上挥汗如雨。事后,听别人对我说起考试后的一些情景。那天笔试一结束,集人一副成竹在胸、全盘皆在掌握之中的模样,话也不愿多说,飞车赶回家和网友神聊去了。

西贝就完全不一样,从走出考场开始,她那张嘴巴就没有停过,因为她有一题的公式写反了,可能会因此扣掉整个一大题的分数。事情这么简单倒也好办了,偏偏西贝依稀记得,在厚厚一叠教材的某处细如蚊蝇的小字里见过那张面孔。于是,她就一口认定,是那个出考题的老头故意为难人,什么题不好出,偏偏出那只有一面之缘的知识点了。

嗜“分”如命

西贝就是爱钻牛角尖,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自己一笔带过的就是不重要的,自己没有看到的就是不要考的。可是她怎么就没有想到,教第二学期的物理老头就曾经兴师动众地花上两节课的时间,在这个小公式上大做文章。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的物理老师不也是丢开书本,整天海阔天空地什么都讲吗?都出来这么久了,还是只认书本。一副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战战兢兢的小书虫的模样,这种牢骚说出来,只会惹人笑话。